

汲古阁原藏《贞观政要》版本初考

苏晓君 石光明

《贞观政要》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写的一部政论史书,流传至元代,经史学评论家戈直采集唐柳芳等二十家有关议论合为集论,因又名《贞观政要集论》,在四部分类中归为史部杂史类事实之属。这部书明代以前的印本流传极少,清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记录有“宋小字本”,清于敏中等人编《天禄琳琅书目·金版史部》著录颜体刻本一部,这两版宋、金本都已不存。元代刻本的记录虽不只一种,至今也很难见到实物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汲古阁原藏十卷本《贞观政要》一部(索书号71393),被汲古阁、商丘宋氏认定为元代刻本,罕见稀传,汲古阁自家之外很少有人谈起过,一直未引起特别重视。近来在古籍核查中偶然遇见,经过一番查考,在版本方面有一些新的认识,下面简要谈谈。

一、汲古阁原藏本《贞观政要》

1. 雕版特征

汲古阁原藏本《贞观政要》,唐吴兢撰,元戈直集论。十册,十行二十至二十一字,小字双行二十字,黑口,四周双边,双鱼尾。卷前依次有元吴澄题辞、元至顺四年(1333)郭思贞序、戈直序、吴兢序、目次(十卷四十篇)、集论诸儒姓氏(二十二人)。赵字写刻,古雅工致,皮纸浓墨,摹印精整。版框高阔25.5×18.5厘米(7.5×5.5寸),开本高阔30.3×20.3厘米(9.1×6.1寸)。书经后人裱褙,包角线装,无封面页。卷四第一至十叶、卷九第十二至二十六叶系抄补,之中的“玄”字缺末笔。

此书共有九处墨钉,分别在卷三第二十至二十一叶、三十三叶,卷六第四叶,卷七第十九、二十一叶,卷八第四、九叶,卷十第七叶。墨钉也称墨等,雕版中用来表示阙文待补,也是一部书特有的标记,在版本比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鱼尾主要是黑尾,间杂有花尾。在版心两鱼尾间,上题“贞观政要”及卷次,下镌叶次。下鱼尾至底栏间多记刻工名姓,有的有姓有名,有的有姓无名,有的有名无姓,字体很不规范,或繁或简,大小不一,并有阳刻阴刻之别,十分随意,另有一些难以辨识的异体字。从叶次排列顺序看,每位刻工一次大约领刻两板,故相连的两叶多为同一人。具体各卷筒子叶数及书上有姓有名的刻工如下:

第一册,前序、目录等加卷一总四十二叶,卷一从第十三叶开始。吴澄题辞叶二“言道玘”(玘字简体),郭思贞序叶二“苟道珉刊”,戈直序叶一“苟道珉刊”。卷一,叶十六“刘士中”(刘字简体),叶十七“李溥”,叶二十三“王梅保”,叶二十九“陈中”(陈字繁体),叶三十“陈中”(陈字简体),叶三十五至三十六“刘兴才”(刘字简体,兴字异体)。

第二册卷二,总六十叶。叶十九“李文正”,叶二十一“张文玉”(张字繁体),叶二十二“文郁”。

第三册卷三,总三十九叶。

第四册卷四,总三十五叶。叶十三“王必文”,叶二十四“陈中”(陈字繁体),叶三十三“张约山”(张字繁体)。

第五册卷五,总三十九叶。叶一“李浦才”,叶三“文名”,叶四“文民”,叶二十三“王必文”,叶三十五至三十六阴刻“路长”(长字繁体)。

第六册卷六,总三十五叶。叶十三至十四“陈中”(陈字简体),叶二十七至二十八“李才”,叶三十三“文民”。

第七册卷七,总二十六叶。叶五“陈述”(陈字繁体),叶六至七“王必文”,叶二十一至二十二“李才”。

第八册卷八,总二十五叶。

第九册卷九,总二十六叶。

第十册卷十,总二十四叶。叶十二至十三“王必文”,叶二十三“文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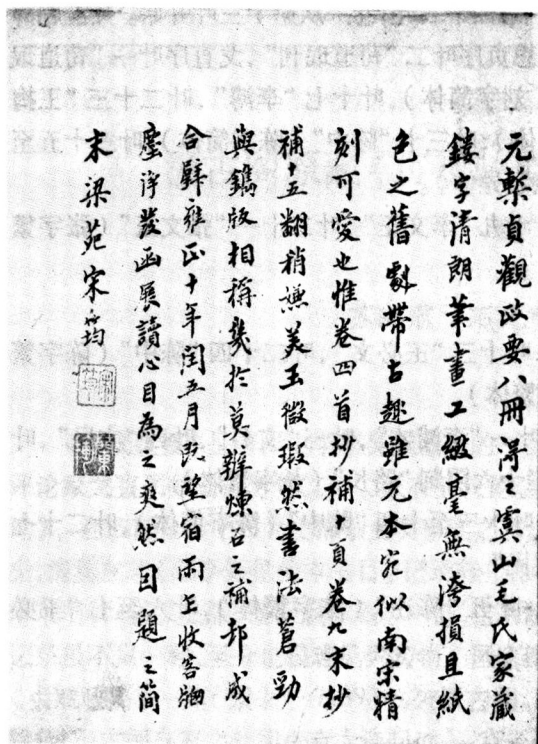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部古籍中,刻工署名不是每块雕版上都有,这种署名主要为便于计算工酬和质量检查,署刻者只将其作为一种标记符号,大都不甚介意字体工拙,之中有全名者并不多,这些信息也成为后人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。以上除去重复者,共有完整姓名的刻工十八人,都鲜有人提及过。

2. 铃印与题记

此本卷首、卷末叶下各有一方相同的白方“朱子儋印”,铁笔粗放,无边框,铃盖略显率意,这是明代藏书家朱承爵的铃印。朱承爵(1480-1527),字子儋,号舜城漫士,又号左庵,室名朱氏文房,江苏江阴人,国子监生。朱子儋喜聚书,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《汉书》事,所藏书均有其藏书章。著有《存馥堂诗话》、《灼新剧谈》等。朱承爵生活在明成化至嘉靖间,早于汲古阁百多年,是这部书有明确印记的第一位收藏者,但很遗憾,除这两方藏印外书上再没有朱氏其他相关信息。

卷首上还铃有汲古阁的细朱文“元本”椭圆印和“甲”字方印。汲古阁藏书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,有独特的藏印,篆文精美。对于汲古阁藏书印,清代藏书家蒋光煦(1813-1860)在《东湖丛记》中有专门记载,云:“藏书家印记,或铃名印,或署斋号。惟汲古阁毛氏,于宋元刊本之精者,则以‘宋本’、‘元本’椭圆式别之,又以‘甲’字印铃于首。”^①此外,清嘉庆五年(1800)黄丕烈所刻

^①蒋光煦:《东湖丛记》卷六“藏书印记”,清咸丰六年(1856)刻本。



《士礼居黄氏丛书》中,收有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,由毛晋第五子毛扆(1640-1713)编撰,共著录毛扆晚年鬻贩善本四百余种,大体按四部排列。书后另外还开列了“续寄书目”,没有标价,其中有“元板《贞观政要》十册”一条,记录虽然简单,证明汲古阁确曾收藏过元版《贞观政要》,且与卷首两方铃印正相吻合,因是推知这部书当是虞山毛家的旧藏。

此本卷末附有清宋筠墨笔题记一纸(见图),是另外一个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,云:“元槧《贞观政要》八册,得之虞山毛氏家

藏。镂字清朗,笔画工致,毫无污损。且纸色之旧,剧带古趣,虽元本,宛似南宋精刻,可爱也。惟卷四首抄补十页,卷九末抄补十五翻,稍嫌美玉微瑕。然书法苍劲,与镌版相称,几于莫辨,炼石之补,却成合璧。雍正十年闰五月既望,宿雨乍收,客窗尘净,发函展读,心目为之爽然,因题之简末。梁苑宋筠。”下铃篆体朱文“宋筠”、白文“兰挥”方印,这是公认的宋筠藏印款式。

宋筠(1681-1760),字兰挥,号晋斋,河南商丘人,宋荦(1634-1713)次子,宋至(1656-1725)之弟。康熙四十八年(1709)进士,五十二年(1713)授翰林院检讨,官至奉天府尹。乞退后挈家归故里,继承父业,富藏书,颇得毛氏汲古阁秘本^①。购藏秘本外,宋氏父子还喜刻书,毛扆精校讎,也参与过宋家镌刻事,康熙五十年(1711),在宋荦撰五十卷《西陂类稿》刻本上,就镌有“常熟门人毛扆校梓”印记,说明毛扆与宋家还曾有过多方面的合作,关系密切。雍正十年(1732)宋筠父兄都已过世,这时毛氏家藏“元槧《贞观政要》”成为了八册,与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的十册装订不同,表明经过几家收藏,中间装订分册上曾有过变化,不过最终又依卷数归为现在见到的十册。书中卷四、卷九

^①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·元槧白虎通》条后有案语云:“宋筠为商丘宋荦之子,《汲古阁秘本书目》为潘稼堂开值,议值不谐,其书多为商丘宋氏所得,故有兰挥两印,此流传源委之可考者。”(《仪顾堂题跋续跋》卷十,清光绪十六至十八年归安陆心源刻本)

的抄补,当是在这叶题记之前,而抄叶中所避的“玄”字,是避清圣祖讳,因此抄补时间约在宋筠题记之前的康熙间。宋筠的这段题记不但明确了此本为毛氏旧藏,更为重要的是毛、宋两家对此本为元刻,看法也是一致的。

卷末宋筠墨题附叶背面,还钤楷体朱文“句吴王懋明藏书记”长方印。此“句吴王懋明”无考,从钤印形制及位置看应是近代人。

二、元刻本《贞观政要》初考

有关《贞观政要》的元刻本,明清以来各大藏书目录极少有著录,即便仅见的几家,与汲古阁原藏本也有差别。

1. 天禄琳琅旧藏本

清彭元瑞等人编撰的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卷九“元刻史部”中有:

贞观政要二函,十册

唐吴兢撰,元戈直集论……前有兢序目。直,字伯敬,临川人。吴澄之门人,采唐以来诸儒之说为《集论》。前有直自序,及所取诸儒姓氏二十家,有吴澄题辞,至顺四年郭思贞序。

按:明有官刻《贞观政要》,即从此本翻雕,前有御制序者是也。

钤有朱文“宗藩清暇”、“庐江王文房记”印。^①

这部元刻本未著录行款,表述也有些含混。从按语中仅可指明官刻本“前有御制序”者是翻雕元版而来。

民国时期曾有三人对原昭仁殿所藏天禄琳琅古籍做过编目。第一位是施廷镛(1893-1983),民国十四年(1925)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,负责清点故宫图书,在整理昭仁殿藏书时,编撰了《天禄琳琅查存书目》^②。据他在序文中讲,原有六百六十三部的藏书,此时仅存二百八十八部。这部书目的元版史部中,记录有“贞观政要十卷十册,唐吴兢撰”,与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归类相同,却缺少详细描述。第二位是陶湘(1871-1940),民国二十二年(1933)他受傅增湘之聘,任故宫图书馆专门委员,编辑书目。到任伊始即重辑《昭仁殿天禄琳琅续编目录》^③,其中著录有“元版贞观政要十卷”一部,也与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一致。第三位是张允亮,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

张允亮(1889-1952),字庾楼,别号无咎,河北丰润人。清末因在京师译字馆学业优秀,被奖举人出身。他自幼攻经史,后即专门从事古书版本目录研究,先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、北平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平古物陈列所。著有《故宫善本书影》、《故宫善本书目》、《北京大学善本书目》等。《故宫善本书目》有民国二十三年(1934)故宫排印本,共分三编,一编天禄琳琅现存书目,

^①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598页。

^②民国间吴兴沈氏感峰楼抄本,西谛藏。

^③民国22-25年《武进陶氏书目丛刊》本。

二编天禄琳琅录外书目,三编宛委别藏书目。张允亮在序文中说:“究观存书,宋元贗者太多,则佚者或未足尽惜也……宋元传本日希,鉴别较易……兹编姑就历来簿录,参考名家藏目,排比成之。”因认为故宫善本“贗者太多”,故他所编的这部目录,与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多有出入。在一编天禄琳琅现存书目元版史部中,将《贞观政要》著录为“二函十册,唐吴兢撰,元戈直集论十卷,高丽复元本”,之所以仍放在“元版史部”,他在凡例第四条有解释性说明:“现存目,每书所标书名、函册,仍用原目旧题。次题撰人、卷数,又次题审定版本。其原目因辨别版刻未谛而误入者,仍依原次著录,不复更易。”但为何成为覆刻?为何是高丽本?他所参考的“历来簿录”、“名家藏目”到底是何簿何家?均未作交代,故不得而知。

天禄琳琅的这部藏书,后来辗转到了台湾,现藏台湾“国立”故宫博物院,他们做了详细的著录,并配有一帧书影,公布于网上,彭元瑞所认定的元本,因之得以细究。从其书目著录和卷端书影来看,此本比汲古阁原藏本板框稍小,高广 24.3×17.5 厘米,故两者应该不是一版。但版式、行格、字体一致,除记录的刻工略少外,两者基本相同。书上钤有“天禄继鉴”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天禄琳琅”等多方藏印,其中也有“宗藩清暇”、“庐江王文房记”两方藏印,与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所著录同,可知确为清宫旧藏。版本鉴定大致承袭了张允亮的《故宫善本书目》,但又有所改动,年代向后推移,被著录为“朝鲜覆元刊本”。台湾“国立”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信息,也被 1998 年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》收入。不过在张伯伟所编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》(中华书局,2004 年)中并没有朝鲜曾覆刻过元本《贞观政要》的记录,而这部书目被认为是“迄今为止收录书目最多的一种丛刊,举凡朝鲜时代重要的书目题跋,皆网罗无遗”。故有关天禄琳琅旧藏本的版本鉴定仍需更深入的研究。

无论天禄琳琅旧藏本是元刻本还是覆元刻本,此本与汲古阁原藏本的高度相似,已可作为后者是元刻本的一个佐证。

2. 丽宋楼旧藏本

著录元本《贞观政要》的,还有陆心源《丽宋楼藏书志》,该书卷二十四有:

《贞观政要》十卷,元刻本,上《贞观政要》表,自序。按:此元刊细字本,每叶二十六行,每行二十四字,小黑口,与明刊本相似。^①

仅从著录看,此本似非戈直集论本,每版行字更密。汲古阁原藏本没有“上《贞观政要》表”,两者行款也不一样,显然不是一版书。

3. 杨守敬影真之元本

集宋元本而谱之的《留真谱初编》,是杨守敬编于清末的一部影刻本,也是我国第一部问世的古籍善本书影。每种书或摹刻其序,或摹其尾,皆有关考验者。

^①《丽宋楼藏书志》卷二十四叶十六,清光绪八年(1882)归安陆心源十万卷楼刻《潜园总集》本。

其史部杂史类,选取了《贞观政要》一种,有序一面,目录一面,卷端一面。卷端下题“史臣吴兢撰”,版框高阔 22.2×15.7 公分(6.7×4.7 寸),七行十七字,双鱼尾,左右双边。与汲古阁原藏本比较,差异也很明显,多出了卷端下题字,版框较小,行字不一,边栏非四周双边,字体瘦劲峻峭,有欧体风,也非戈直集论本样式。

4. 傅增湘所见之元本

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四著录:

贞观政要集论十卷 元戈直撰

元刊元印本,十行二十字,黑口,左右双栏。板式阔大,高约八寸余,阔约六寸余。字体秀丽,雅近松雪,板心上记字数,阴叶。下记刊工人名,亦阴叶。有子才刊、彦正、施彦政、息斋刊、焦明、白文仲二、又其、刘、焦、永、施、化、陈、朱、仁等字。每卷有“礼部官书”朱文大印。

.....

此书有人持至文友堂求售,因阅记之。(壬戌十一月十四日)^①

这部元刊元印本,傅增湘记录得很详细,但他只于民国十一年(1922)在北京琉璃厂的文友堂见过,自己并没有收藏,如今更难觅其踪,因此这段文字尤显珍贵。其中刻工施彦政、焦明,在瞿冕良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都有记载,为元代刻字工人,并明确表示他们都参加刻印过《贞观政要集论》十行二十字本,而此二刻工在汲古阁原藏本中都没有。这部元版书版本尺寸略大,左右双栏也与汲古阁原藏本的四周双边有别,显然两书也不同版。元代中后期,版框边栏由左右双栏渐趋四周双边,因此推测傅增湘经眼的这部双栏本或更早些。

5. 《贞观政要集校》参校之元本

2003 年中华书局出版谢保成的《贞观政要集校》,是当代对这部史书较为全面的整理研究成果,在其参校的十八种版本中,提到日本秩父宫家旧藏有元刻本。本书以抄本和元、明刊本比较,也叙述了一些元刊本的特征,如卷端下有“史臣吴兢撰”题字,这与杨守敬《留真谱初编》比较相像,而汲古阁原藏本无有。集校叙录中还列举了一些章节字句,也与汲古阁原藏本各有异同,不是同一版本。

6. 与汲古阁原藏本行款最接近之本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五种《贞观政要》,其中虽没有元刻本,但有明成化元年(1465)内府刻本一种,十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同,黑口,四周双边,与汲古阁原藏本行款最为接近。此本应该就是上引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所谓从元本翻雕者,卷前有明宪宗御制序文,国家图书馆有藏本。

经过比较我们发现,汲古阁原藏本卷一“论君道一”第十五行作“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”^②(图见下页),共二十一字,而成

①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二册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285页。

②天禄琳琅旧藏本卷一“论君道一”第十五行文字与汲古阁原藏本同。



化元年内府本为“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”，无最后的“实”字，只有二十字；而且成化本版心下也无刻工。据此可知，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翻雕之说并不准确，成化本可能只是重刻本，而非覆刻本。

综上所述，纸墨古雅的汲古阁原藏本《贞观政要》，版式疏朗明净，刊印精工，罕闻稀见；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所记“元板《贞观政要》十册”，由其卷首的“元本”、“甲”字钤印得到印证；书后宋筠所题“元槧《贞观政要》八册，得之虞山毛氏家藏”，进一步确定这部书就是汲古阁原藏元刻本，这是我们认定其为元代刻本主要依据。在对相关版本的梳理后可以知道，元代至少雕刻过两版戈直集论的《贞观政要》，一版是傅增湘先生所见左右双栏本，另一版就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汲古阁原藏四周双边本，它也是已知现存《贞观政要》和戈直集论的最早刻本。本文只是对此本之初考，至于其版本价值，我们拟再作研究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